

廣德州志卷四十六

藝文志

碑記三

雜著

碑記三

重修廣惠廟記

以下廟

宋湯耘之

至神而妙萬物盛德而祀百世夫英靈之間見若此豈偶然哉是必運協休嘉時當會遇故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王之生發祥於天其所由來固自不凡乃興水利以溉東湖百頃之田旋顯陰功以庇西祠千里之地水火兵革有求斯獲雷風電雹變化莫測故綿綿廟食從古

廣德州志

卷四十六

碑記

一

至今自江之左浙之右皆奔走奉祀凡行旅之出塗者亦必進禮而去桐川之氓仰食山田水無所瀦又無所洩旱則苗稿潦則苗溺每逢霖亢拱手待殍惟禱於王恃以爲命故其事之也晨昏之香火是謹歲時之烝嘗是力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其精神所感每至於駭心動目是宜金帛之輸日富而廟像之飾日盛焉原廟之建肇於西漢由漢以來垂千數百年而王之英靈凜然雖郡更回祿而廟獨巋然豈非天以王福東南之民而益大其祀與紹興三十一年夏六月延平曹公紱自尙書郎來守

是邦視篆之三日祇謁祠下顧瞻廟貌雖喜其氣象雄勝
甲於郡境然修葺以來閱日滋久非因故爲新何以揭虔
妥靈乃偕通守錢公肅之捐秩俸以爲之先郡人勸趨爭
出以自效遂得以益治其廟爰諏良日衆工齊事凡棟楹
樑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磚之破缺者赤白之漫
漶不鮮者皆撤而易之無不極其壯麗於是朱樓華殿昭
映於叢林之中而遙岑列巘回環於綺疏之外旣聳萬目
之堵觀且慰四面之歸心焉是歲七月常暘涸流勞農閔
雨公乃齋祓舍王於黃堂以禱之爐烟未絕頃刻霧霏越

廣德州志

卷四十六

碑記

二

九月秋成在望連陰釀雨公又齋祓禱於祠庭會未旋旆
而晴暉已動於扶桑一時耄艾歡謠載路以爲有年之慶
非惟仰王昭答之速抑以佩使君活我之惠顧不休哉竊
謂雨暘天事雖有智者不可以力致今乃取必於神如齋
券探囊莫不如意此無他惟一於誠而已蓋誠之爲道始
以盡己之性而終與天地參誠以動天天且不違況於鬼
神乎惟夫修胸中之誠盡恭敬於幣之未將昭忠信於蘋
之可薦於以交神明於恍惚則真精之至潛通肸鬻其於
感召有可必之理然則公之所以與廟事而乞靈貺遂至

來格於一念之頃者用此道也倘使誠之未至而徒務藻飾焉能若是故人徒知千騎一顧而邃宇眈眈碧瓦差差以爲與神意合所以獲雨暘之應殊不知公特以寓其誠爾今繕修之工雖尺椽寸斲亦且不苟可以見誠之所在則神之應禱捷於影響不亦宜乎邦人感使君之爲民邀福於神也而以記屬耘之辱在同里敢以固陋爲辭乃爲之書紹興三十二年二月旣望左朝散郎新差通判處州軍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湯耘之撰

祠山

廣德州志

卷四十六

碑記

三

案祠山廟記見事要指掌者不可勝計獨此綜敘簡括且係郡人湯耘之所撰故特錄之餘詳壇廟後皆倣此

重修城隍廟碑記

國朝楊苞

自京兆暨郡邑稱威靈顯赫者惟城隍尊神其惠澤蒼生者甚大而臨莅方州者至遍也憶先大父忠烈公令虞山有告城隍文言神光明洞達正直無私凡臨民者巧取名實可以欺人不能欺神闇對幽微不慚自知不能不畏神知握符四年地方幸無災患得釋負職掌此非人力也默

佑陰騭敢忘神庥予夙昔佩銘彝箴罔或稍斁今濫竽桐
汨閱四筭矣箕風畢雨有所必應萑苻狐鼠有發必誅耄
艾歌樂髫稚嬉怡豈予涼德克臻此盛哉蓋仰藉神庇得
與桐民蒙嘉惠而樂康阜耳顧祠宇頽陋圖像黜昧非所
以答隆貺也廼捐廉倡募鳩工庀材命司屬監修舊制闕
恢新規鬱輻今廟貌雖飭不過稍致予報酬之忱云爾至
於境中休戚相關予爲客而神爲主客瓜及當遷主則干
萬年血食茲土客或耳目有隱蒞精力有懈弛皆賴主之
者爚其衷而匡其闕矣而爲之銘以鐫於碑銘曰星土山

廣德州志

卷四十六

碑記

四

川神光旁魄英爽端臨隆威儼赫桐土凋殘神祠庳圯予
躬拜瞻予懷孔悵爰諏良辰新廟奕奕殿角晃巍煌輝丹
碧巖巖城墉爲金爲石沄沄隍水如環如壁拱繞神基肅
雍清莫雨塊風條黍苗庭碩日億萬年民祈神懌

楊志

范文正公祠堂記

以下祠

宋汪藻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
間夫直之爲言以大公至正之道固守而力行之不爲富
貴之所淫貧賤威武之所搖奪雖乘田委吏亦必盡吾誠
克吾職卒而至於安國家定社稷服邊境其功烈與日月

爭光而精神折衝萬里之外謂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可也
後世見前人功名之盛以爲數出于偶然不知早以素定
于胸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其銘鼎彝書竹帛者非一日
之積也文正范公自未第時已慨然有天下之志不以死
生禍福動其心逮遭聖天子有爲之時其立朝如史魚汲
黯其憂國如賈誼劉向守邊如馬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
子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大過人者國史失其傳固不
得而紀之公以進士釋褐爲廣德參軍日抱其獄與太守
爭是非守數以盛怒臨公公未嘗少撓歸必記其往復辯

廣德州志

卷四十六

碑記

五

論之語於屏此去至字無所容

案李志作至寓無所蓄今據年譜改

貧止一

馬鬣馬徒步而歸非明於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
公名之者舊矣公卒二十年高郵孫覺莘老爲廣德軍始
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九年丹陽洪興祖慶
善來守讀莘老之詩而慕之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
三人爲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於時慶善乃
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宮使學者世祀之而屬予記其事
於戲公之盛德豈待文而後顯藻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
實盡忠唐世徒以爲一時奮取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亦

有可書之事柳宗元爲撫其實土之史官今所以知段太尉之逸事者宗元發之也秀實固不足以語公而予幸從慶善得公之詳與夫事上舉無所愧安得後世不采以補此史官之闕乎然慶善爲政而首及公可謂知所本矣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文正公有焉好賢如緇衣慶善有焉其何可以不書紹興九年六月新安汪藻記

萬曆志

四先生祠堂記

元梅應發

桐爲江左偏州前代建邦選侯若僚案率多偉特文正范

公聲氣振

舊志作劇

拂蓋壤天聖初解褐來參軍剛直盡職拔

廣德州志

卷四十六

碑記

六

貧取費聘名士淑學者汲汲以文事爲己任逮治平中紫微舍人毘陵錢公輔字君倚出牧尤篤於養學在北徙之

舊志作至誤

東南規制完美且出學論文一篇諄復勸誘使桐

人父兄詔其子弟於是士競於受教精業成行而陟儒級冠禮闈首銓選者班班有明效中更宣靖黷宮燼於兵火敷文中書洪公復興之作原學以示諸生衆心愈策勵中興百餘年大科異等於斯爲盛濟濟多士克光廣德

舊志脫克

光廣德四字

皆數公培養激昂之力也學有浮溪汪內翰所爲

范公祠記謂公歿二十年而高郵孫覺萃老爲廣德軍始

以詩誌公之事刻之范公亭又六十九年丹陽洪興祖慶善來守讀莘老之詩而慕之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宮使學者世其祀此祠之所由始也其後紹定二年更作思賢范錢洪三先生祠于講堂之東丰采如生槩獲可度士益知所原本乙亥師旅之餘案乙亥宋恭宗德祐元年也是年四月元兵入廣德王汝翼等皆殉難故當時稱乙亥師旅益信選舉志書吳琦乙亥死王難爲在是年矣事詳忠烈因可互証附識於此禮殿僅巋然獨存他則非舊貫至元二十一年古博秦侯以府判提調學事目擊心惻慨然撤而新之且謂范公亭一詩發文正之幽光者孫覺也方荆公以新法毒天下公

廣德州志

卷四十六

碑記

七

在言垣造膝切諫力排王呂清風凜凜終古不磨今遺祠衆芳所在不宜獨遺孫公於是四三賢而並祠之儀形莊正冠佩肅然思賢之舊迹燦然矣訖事屬予爲之記惟汪樓二老珉刻如燭火日月之前余曷敢僭辭弗獲則復之曰學爲儒者之事也儒道之大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自帝王以來所以綿延國壽舊志作金玉王度箕翼國壽措天下於安靖和平之域者皆由此舊志作儒也功利之學可並語哉然必有先覺覺後覺以大學之明德新民中庸之修道立教爲之範圍曲成使家稷人

臯而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參錯天下皆足供一世之器使則庶乎人不得以賢者無益於國藉口惟四先生根柢經籍模楷聖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雖所就不同而以道牖民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蓋不特私桐邦而已也則夫尸祝而社稷之也固宜吁秦侯之興廢補闕揭前修之懿則於禮義之地豈直爲觀美哉所以維持名教也今而後衿袖趨鏘於石室朕朕謂高朕舊志作秩誤祀之傍縉紳登降於益州張像之側盍亦思前賢之尺度舊志度下謬添也字持身者如此追琢前人者如此功名節義上不負天子下不負

廣德州志

卷四十六

碑記

八

所學者如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豈徒朝夕裳烏之瞻籩豆之薦而已乎此則四賢所以祠之由秦侯所以復祠之意祠旣就欲悠久勿壞乃委郡人前教授韓起焱董祠事焉侯贊郡五年有治理效凡民瘼必心誠求之多所惠利人懷遺愛兩邑皆有碑飾學政舊志作飾改學誤補史板於郡政尤致力侯名德用今秩承直郎至元二十二年冬十一月朔郡人前中奉大夫梅應發記南畿志

廣德州儒學重修范文正公祠堂記明周敘

士君子之克有爲於世者必克先立乎志志立則事業聲

光隨之以著非偶然也孔子曰志士成仁孟子曰士何事
曰尙志聖賢之言不外乎此夫志之所嚮鬼神不足恃其
幽金石不足恃其堅山河兵革不足恃其大且險無不可
以格而化之況施之於事功乎不然史何以亦曰有志者
事竟成余嘗讀列傳慕范文正公之爲人夷考其言有曰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又曰先天
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出守饒郡謝表有云此
而爲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公
平生之志槩見諸此而正大剛直之氣足以充之故其發

廣德州志

卷四十六

碑記

九

於行事卒有以副之焉公自少刻苦力學大通六經之旨
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以進士釋褐爲廣德軍司理其
任職也日抱其獄與郡守爭是非未嘗少撓在官貧止一
馬其去任也鬻馬徒步以歸剛勁之節清苦之操見於初
仕已如此迨其大用正色立朝輔佐天子經綸治道威權
有所不避貶黜有所不顧雖或補外郡撫邊郵而其心未
嘗一日不在朝廷其身富貴矣然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
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卹族人汎愛樂善
士多出其門下嗚呼何公立志之堅始終如一而不替耶

宜其偉烈休聲與日月爭光與天地相爲終窮人之景仰之而益深焉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爲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後之爲守者遂求遺像置學宮以祀之世殊代異廢興靡常寢就湮沒惟宋汪內相藻樓亞相鑰二記石刻具在正統乙丑監察御史劉公甄巡歷過之見二碑樹於明倫堂詢其故慨然命知州劉詵卽故址重建未覆瓦而劉去又三年漸就傾圮正統丁卯監察御史齊公讓羅公箴王公永壽熊公鼎相繼按臨時當塗知縣張崑來攝州事羅公俾崑鳩工葺理之覆以陶瓦

廣德州志

卷四十六

碑記

十

繚以周垣功未竟而張復代歸是秋羅公再至顧瞻慨惜遂命知州鄭賢判官郭翔重加修繕且以訓導焦榮董其事祠外更置門題署之未幾祠宇像貌煥然一新羅公復爲文率屬致祭於是州人士庶奔走瞻仰而文正公之神靈精爽儼然如在得不有想慕遺風奮然力學如昔之擢進士第相繼而起者乎賢乃具書徵余爲記余不敢以蕪陋辭特掇其大要著之嗟夫先賢有曰士希賢者當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今亦曰士君子當學顏子之所學志范文正公之所志而已耳謹記南京翰林院侍講學

士奉訓大夫前兼修國史兼經筵官吉水周敘撰

文林郎江西道

監察御史潮陽魏齡書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濠梁柳春篆景泰三年歲次壬申秋八月吉日知州鄭賢同知景泰判官郭翔吏目章文瓊學正孫達訓導焦榮鄭傳立石

翠渠周公祠記

鄒守益

君子之學以天下為一家其事君也若事其父兄也其使民也若使其子弟也事君如父兄其有弗忠者乎使民如子弟其有弗愛者乎忠且愛焉者非以求知於人也求盡其心而已矣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故夫赤子之無知至難保也而女之不學可以保之民之能言其情視

廣德州志

卷四十六

碑記

七

赤子易矣而縉紳大夫之學或不能焉誠不誠之別耳吾讀翠渠周侯瑛之自志其墓曰居官行己每事自檢於心求合於天而人有不及知者侯之敷政也其知本乎故其守廣德也巡行阡陌視勤惰為賞罰教之蠶繅以法嘉湖而農桑之利興修明倫堂創萬桂山退省有軒道義有門而學校之教崇廣孝有錄而喪祭之禮嚴廣慈有訓而溺女之俗革祠山有辯而鬼神怪誕之說熄九載政成陞禮部郎中以去歷四川布政使老歸於家去州三十餘年矣而州士民猶喁喁追思曰周侯吾父母也正德壬申知州

劉君節因民之思建生祠于道義門之右遣使莆田繪侯
像以祀焉嗚呼是豈聲音笑貌求知於人者可能乎如保
赤子上所以恤下也民之父母下所以報上也誠之功用
遠矣哉嘉靖甲申守益出判是州肅謁祠下而湫隘弗稱
廼議建新祠於復初書院之後奉文正范公居之而移侯
以嗣文正公之位加修葺焉及官南都復請於巡按李君
儼立石廡下以彰侯遺烈風於有位使州人永受赤子之
愛時張君邦教自池攝州事遂狀以請曰知侯者莫如子
逾年知州喬君遷復速其成廼推侯敷政之本以歸之復

廣德州志

卷四十六

碑記

三

爲迎享送神詩以遺州人俾歌以祀焉其辭曰桂樹生兮
重重溪流益兮溶溶孰浚而封兮伊侯之庸我有父兄兮
侯使嗣之我有幼穉兮侯使育之我生未厚兮課之我德
未正兮淑之猗侯之德兮胡弗思橫山兮蜿蜿大洞兮幽
幽三峯兮峩峩桐川兮悠悠將侯無歸兮尙其來游采溪
毛兮薦芳折桂枝兮以舞華榜兮在門道書兮在几嘉稷
兮在盛量帛兮在筥侯之來兮欣欣將報祠兮終古

萬曆志

鄒東廓先生祠碑記

耿定向

余不敏於文成先生之學篤信之若此者非歆其微言與

論足發前賢所未發也第聆其一二謔語謾談便知先生之毛孔竅皆靈透矣非歆其文章璀璨膾炙人口第卽其發教公移便知先生之神情睿知貫徹於盜賊孺稚矣抑非歆其功業掀揭寰宇大用顯行第卽其晚年省身克己益密益嚴便知先生之真修實踐可法可傳矣乃若先生及門諸賢有得者不尠顧實承傳秉正印者余惟歸心東廓先生一人而已蓋自文成沒而承學者或宗楊志樂作崇體以爲自得乃先生諄諄言戒懼承學者或耽虛寂以爲精深而先生則曰洋洋發育峻極不是元空卽寓之三千

三百承學者又或矜智見以爲元妙而先生則曰庸言庸行有餘不敢盡有所不足不敢不勉諸緒論余早年聞之未之深省以爲名理常談耳今行年六十外涉世之久日擊承學之弊之衆始惕然深識先生之苦心恒誦諸語以爲確然孔孟之嫡脈聖人復起不能易者第不能起先生於九原而稟學也維時年雖遲暮矢服膺斯訓以沒世耳維昔嘉靖中先生以太史左遷於此孜孜以文成良知之旨開示來學聲教暨於隣封興起者頗衆嗣余督學駐宛陵距先生去之日已歷三紀風韻猶存竊咨歎曰藉令先

生當年直陟揆席如此功化此中何可覩耶彼勢位殫於一時者視先生所畱孰多哉顧願承服其學者深味先生斯旨以身發揮不炫鶩於近世之異說詖論令斯學寢昌寢明庶所以俎豆先生不虛也萬曆十七年己丑孟夏後學楚黃耿定向謹識

萬曆志

重劄東廓鄒先生祠記

李得陽

君子之教苟有所寄以聲吾道於無窮不必盡取諸亡也東廓先生當世之以道鳴者也世宗時上書言得失事剴切獲罪以內翰出爲吾廣德判形迹隆殺卽孺子章章辯

廣德州志

卷四十六

碑記

十四

之矣先生處之獨不爲之芥蒂蓋超如也亡論文章政事彪炳耳目爲海內冠冕謂州之人士多於膚敏是可與語道術者乃以道爲州人倡州之人是以得聞道術而習於其說是時四方響應弟子日益衆則爲之闢書院於學宮之後而顏之曰復初蓋取朱子明善復初意也政事之間則日進諸生而庭教之兼爲置學田若干頃以贍諸生州之道術遂爲諸郡雄先生亦相與樂於形迹外矣吾州故有范公文正王公靜學周公翠渠三先生祠於學舍傍載在祀典以時展祭崇功德也先生行矣州人思之爲之立

祠以匹三先生春秋尸祝之者若干年於茲矣自先生之去更無能以道術爲吾州鳴州之所謂道術亦寥寥也甲戌冬中淮吳公來守吾州銳志斯學奮焉振之羣諸生於書院俯而讀仰而談耳提面命一如先生之舊州之人士復有先生時風公之化也越明年公謂先生之祠圯而不修也又謂先生之闢書院而不獲祀於其所也乃蠲日月遷先生於院後之隙而專祀之堂宇爽亢東西廡及門戶丹堊一以法故復浚池祠前亭於其上扁曰靜觀貌先生像於院閣之上畫圖書於院閣之簷旣竣事以余志於學

也謂有以記之夫人忘斯怠感斯奮中淮公親以道率諸生諸生旣響應影從復像先生以寄人思則後之觀光儀而趨拜者將必惕然省躍然奮以求所謂進於道公蓋不必諄諄面命而自將樹風聲於永久公之意豈其微哉先生故陽明之高弟也其學以良知爲說今世學者旣靡然嚮風矣嘗謂聖人之道猶天然天以一元運於四時陰陽寒暑各以時至而成其大聖人之道思學並傳殆罔並戒內外本末交相培養以成其全自洙泗以達濂洛用此道也先生慨學者徒以聞見汨其知故特爲提醒之而學者

不得其微過於低昂遂動與朱子操戈入室殆非先生意
矣或者先生得魚兔而忘筌蹄學者乃欲舍筌蹄而求魚
兔耶中淮公於學無所不闕博雅宏邃旣不遺於聞見之
知而茲且游心於德性之知所謂覩聖道之大全者非耶
學者由公之全以各復其初是則先生意也後之嗣公者
當與先生並休矣猗歟盛哉先生祠經始於是年正月告
成於是年五月計若工幾千幾百計若金幾十云

萬曆志

奉詔新建表忠祠記

吳同春

予自幼喜誦往古事每聞諸長老談國初死事諸公輒移

廣德州志

卷四十六

碑記

六

足傾耳意亶亶不倦聞王公叔英死事在廣德葬祠山之
麓輒又慨然興悲曰安得一至其地招其魂而一下拜與
萬曆甲戌予謬舉春官被上命來守廣德次年春有事王
公之墓拜祀如禮已而陟其巔披荆榛募東里楊公題石
讀焉徘徊瞻顧不忍去廣德父老又復陳說公之事較往
聞加詳云無何大中丞宋公直指使鮑公詢公狀蓋奉今
上改元詔欲立祠於地以祀也咸咨于憲使馮公馮公謂
同春曰若守其地知死於地者爲詳其悉核以來且議所
以祀者同春唯唯受命復詢於諸父老父老益復詳其事

乃爲狀報馮公曰王公之墓實在今祠山之麓其祠在祠山後郡往縣路之傍當宋時有岳武穆者有功於地後人思其功竝祠二公名精忠今核往牒有練公伯尙者謫州倅最久其子子寧以節死王公之配金安人聞王公死亦自經其二女就錦衣獄同墜於井王公在廣德安人與二女在金陵精魂不相屬宜特爲祠於王公之墓而以安人及二女附焉道傍之祠附練公之主專祀二公馮公曰臣之死君妻之死夫子之死父其義一也特祠於墓附主於祠議善王公主在精忠者不宜撤仍爲三忠報宋公曰可

廣德州志

卷四十六

碑記

七

報鮑公鮑公如宋公祠之費艱卽以兩院之贖鏹飭材鳩工不逾年而祠成同春率父老子弟拜祀於中觀者環堵追往悼昔有泣下者嗚呼忠義者人生之天性也時平則握章縮綬孰非臣者言及變故又孰非以忠自許者及肩患難何苟免者多而忠者寥寥也公以募兵至廣德欲使宗社危而復安志何壯也聞靖難兵入而卽引決見何定也自經銀杏絕命有辭其就義何從容也妻不忘夫女不忘父駢首于異境畧無流連難割之念其儀型何端而風化何美也是時人情洵洵接一語識一面者猶懼窮治黃

冠者流不背公約收骨而葬祠山其中孚之格物何速而忠義之感人何深也嗚呼大事已去神器有歸公舍生殉義于草萊如天命何然食祿忠事主辱臣死公唯知吾所爲之爲是耳與其忍心而生孰若全仁而死之爲安耶他日文皇帝亦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噫公之死豈惟公見其爲是文皇帝亦諒之矣卒之二百年後一時風紀諸公猶得奉明詔表公祠慰公幽魂而發潛光蓋公之忠天地與永日月與昭萬世之人心不改則公忠義之在萬世猶一日也且公當聞難之日以久生爲累爵祿爲挽身旣不

廣德州志

卷四十六

碑記

六

有又何暇計後世之祀與不祀哉獨上破數百年之見立千萬世之標明忠義于人人使知殉君之臣雖死猶生後世尙有錄焉則聖心之仁符堯舜而聖德之廣同天地矣祠凡三楹中爲龕一主四前爲祀所亦三楹傍爲祭庫并居守者又前爲門門之外有溪新甃以橋其至祠之徑關狹爲垣則新施于濮氏道傍豎坊以表神道工訖不容無記同春記曰曩當鮑公之報命還也同春自畱畿謁今大中丞王公取道辭公於姑孰公以少司徒汪公所爲表忠錄予焉同春以祠額請公曰宜卽額表忠今額之宋公名

儀望鮑公名希顏王公名篆汪公名宗伊代宋公者胡公
執禮而唐公練今鄭公國仕又皆繼鮑公先後至始終祠
事實維叔吉云萬厯志

雜著

萬桂山銘

成化十一年十月
勒石 以下銘

明周瑛

有鬱者山據於學宮誰其作之人代天工陽嘘陰吸風氣

攸萃厥植盈萬曰惟斯桂我名此山

楊志誤名爲
銘今據碑

期於多

賢束茆大書於山之顛

楊志作顛

嗟爾多士爲國偉器來斯登

斯宜奮厥志學宗孔孟業嗣伊周毋或怠荒以貽山羞

碑現

存

正心堂銘

龍大有

瞻彼堂斯秩秩其整重門洞開邪曲莫隱君子攸躋肅肅

廣德州志

卷四十六

雜著

三

其欽匪正于堂惟正于心正心之術念念察之理也植之

欲也握之握而勿畱植而日勁本體廓然萬善畢應奉先

而孝睦族而義服官而忠莅民而惠如彼金鏡瑩然以明

妍媸斜方物無遁形當其未瑩塵垢交蝕磨以白旃粉以

元錫凡百君子孰無斯鏡惟塵斯狂惟拭斯聖斯銘之揭

思以育德上帝臨汝聖謨如日

楊志下同

讀書銘

龍大有

於赫上帝授中于民民胥受之罔或不純巍巍聖神贊天

彌治皓然六經重民以麗大宗之統洙泗禪焉齟齬仁義

莫續其傳或醇而蔽或奇而詘或高而越或博而浮有勃
閩洛砥我中流播穫稻梁粲而餽之詔使來者咸饗殮之
楚楚學者實蕃有徒兩髦習之白首紛如有迷相道冥趨
以遠如失大侯貫革奚返有擷其華顧斥厥實如豢鸚鵡
巧言孔疾有範首路末節異轍如駮芻狗驅車以滅膺膺
周道孰其翳之靡靡四牧孰其繫之聞諸父師敬以爲轡
左驂窮理右軸集義勿控以舍勿驟以躡隱居淑身大行
淑世對越天明雍容聖制泰山巖粲庶馳以至服馬蕭蕭
和鸞噦噦嗟我良朋自求其是是用作銘以相合志

廣德州志

卷四十六

雜著

三

圖書先後天跋序

以下跋序

王畿

中淮使君素信師門良知之學丁丑夏予赴水西之會道
出桐川桐川予舊同東廓子開講之所使君因偕諸學博
集新舊諸生數十輩開復初法堂晨夕聚處顯參默悟頗
證交修益若自信臨別復舉圖書及先後天之義請質於
予斬予一言以發其旨并置二冊列像畫圖彼此手書二
義各藏一冊以爲通家傳世之符其用心可謂厚矣良知
本順致之則逆目之視耳之聽生機自然是之謂順視而
思明聽而思聰天則森然是之謂逆知順而不知逆則蕩

知逆而不知順則滯一順一逆圖書之法象也先天寂然之體後天感通之用寂以神感感以藏寂體用一原性命之宗也順逆相承有無相生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而近取諸身見其炯然者不容以自昧自當從心證悟從身發明以仰承天之所以生我之意所謂以造化爲學也使君念之哉

龍谿集

桐川古蹟樂府序

國朝 周在建

桐川爲唐宋名勝之區余承乏茲土七載簿書鞅掌未遑搜奇攬勝不免爲山靈所笑至昔賢舊址半湮沒於荒煙

廣德州志

卷四十六

雜著

三

蔓草中嘗拜清容之墓訪其後人爲延師授讀其他廢墜尙不能盡爲修復且乘志闕畧茂由稽考時耿耿於心頃讀學博吳師在先生咏桐川古蹟樂府三十二首爲之快心爽目其寄托之深情諷喻之微旨得三百篇溫厚和平之遺繼自今佳山勝水歷歷在几席間卽賢人君子之芳徽高躅亦不啻覩其容止而仰其節概矣因急捐俸授梓公世以補乘志之闕畧卽余數年來耿耿於心者於此亦可暢然矣

乞免埋藏文 以下文

宋 洪興祖

夫民所以耕而食者牛之功也殺之有禁著于令甲忍其
觶鯨以害農事殆非神之意也非神之意而以之事神神
其吐之矣此邦之民率以仲夏之月陳太牢于廟庭殺而
瘞之號爲埋藏其來久矣爲吏者因仍舊俗而弗之革則
失國家重本之意而有違功令驟而革之則又恐民或不
得所欲而歸咎于長吏也側聞紹聖之間知軍事孫諤連
歲禁止牛得不殺雨亦霑足至今稱爲良吏某雖不肖心
實慕之輒因民之有請援諤事率官吏父老有禱于神如
其許之願賜告楊志下同

廣德州志

卷四十六

雜著

三

廣惠廟祝文

真德秀

世以仲春爲王始生四方士女大會於祠下是非有無蓋
不可考矣然於此可見人心歸戴之切焉夫民視王爲父
母而謂王不以子視斯民者愚不信也今江東之民艱食
方甚無異於赤子之失乳唯王以父母之心哀之救之以
全其生而塞其望幸甚

祠山廣惠昭德宮疏

萬曆典籍志注云張文偉紀真
案文偉未詳何人所紀真亦未

知何
指

元
趙孟頫

禹平水土張真君贊厥成功漢祀山川顏魯公紀其靈跡

欽際皇元之肇運益彰福貺於名祠國漕轉輸遏鯨濤於
巨海天瓢傾瀉振馬鬣於曾霄徽號載崇綸首存布神弗
妥靈於野衲天庸示警於劫灰桂殿蘭宮得人心卽還舊
貫杏梁藻井歷年歲又合新圖揚州十萬纏腰必資樂施
廣寒八千修月自效良能神之格不可度思洋洋左右善
之積必有餘慶袞袞公侯綵筆題春蒼珉刻頌建壇禮斗
祝寶祚之長年當宁求賢覆金甌於它日謹疏

祠山事要
墨本現存

謁范文正公文

明
鄒守益

公以盛德直道爲有宋名臣第一流守益幼承父師之訓

廣德州志

卷四十六

雜著

十四

卽知向往不自意謫官南來獲從公筮仕之地顧年代旣
遠履政罔詳卽其聘名儒以爲師而士興於學抗太守以
讞獄而民免於冤鬻垂馬以治行而吏化於廉是先憂後
樂之志固已素定而其推亳州令興化丞大理校理秘閣
司諫議歷典名郡經畧關陝入贊樞府參大政煜然重朝
廷震蠻貊而俎豆萬世率此其發軔也夙夜自勵思欲同
官守法奉公率由國家成憲俾庶士庶吏庶民翕然同歸
於善以庶幾公之遺風而寸勇尺懦恐無所成公神在天
尚克相之若逸欲縱肆玷官箴其敢追公之罰莅政之

初潔誠以告邊豆非馨惟神其臨之

萬曆志

祈晴文

鄒守益

惟神與吏實相表裏凡民之休戚吏食其祿而神歆其祭舉相流通者去秋螟蟲害稼米價騰貴民將望麥爲命而淫雨不止麥苗就傷萬口罄罄無所控訴吏之不職無以弭災是用肅誠以禱於神神其幹化機時雨暘使麥獲有秋是吏得藉以追其責而民感禦災之功永永無疆矣謹

告

楊志下同

祈雨文

龍大有

廣德州志

卷四十六

雜著

三

夫民者足食則樂艱食則憂故神之壇壝茲土所以衛民吏之職守此土亦所以保民也民樂則神與吏俱有餘休民憂則神與吏不得辭其責矣今於春夏之交雨暘時若麥既有收乃值仲夏之令適屆樹藝之候前此陰雲晦曖將澍甘澤物情之待雨久矣顧乃炎赫勃然若有蘊隆之狀守土之吏不能不戚戚於中是以某日肅誠虔禱於神神其默運俾曦輪收彩彤雲致雨庶得平疇淹足種植及時則豐稔有期而神之與吏均布惠下之仁矣謹告

祭虎神文

國朝楊苞

惟天生民惟王建官以司牧之凡可以衛民者無弗興戕
民者無弗除司牧之任也予莅桐三載人之害人者我盡
除之而獨虎害不息始焉竄形峻嶺今也嘯匿深篁豈予
德未純氣之不淑耶予刑未清威之不震耶何休烈如是
向命虞人火炮攻擊已獻皮數十今正月累累報傷思
朝廷擬一大辟平反數十次而爰書始定乃罹汝毒者無
罪而頃刻就斃言之色驚聞之心惻據報千畝園地方篠
篁蒙稠亘二十里汝之潛營窟穴於此亦非一日夫焚山
澤而害人者消伯益之烈也驅猛獸而百姓寧姬公之法
也蠢爾冥頑既不能候其渡河又不容聽其負嵎惟剪伐
叢篁蕩其巢穴爾其潛踪境外避我神鋒若復戕我黎元
我選銳士列炮銃必盡殺乃止爾其無悔

附魏廷珍伐蛟說

蛟以卵生數十年而起生蛟之地冬雪不存夏苗不長鳥
雀不集其土色赤其氣朝黃而暮黑星夜上冲於霄其卵
入地自能轉動漸吮地泉其形卽成聞雷聲漸起而上其
地之色與氣亦漸明而顯蛟未起二三月前遠聞似秋蟬
悶在人手而鳴又如醉人聲此時能動不能飛可以掘

而得及漸起離地面三尺餘聲響漸大不過數日候雷雨
而出多在夏末秋初之間穿山破岸水激潮湧爲害不可
勝言矣善識者於春夏間觀地之色與氣及未起二三月
前掘土三五尺餘其卵卽得其大如甕其圍至三尺餘先
以不潔之物鎮之多備利刃剖之其害遂絕或於雪後見
地圍圓不存雪不生草木再視其土之色與氣掘其卵煮
而食味甚美此土人經驗之言也又有說用鐵與犬血及
婦人不潔之衣埋其地以鎮之蓋蛟非龍引不起非雷震
不行鐵與穢物所以制之也又有說蛟畏金鼓夜畏火光

廣德州志

卷四十六

雜著

七

夏月田間作金鼓聲以督農則蛟不起卽或起而作波但
見火光聞金鼓聲其水勢必斂退又云蛟畏荆樹蓋荆汁
能治蛟毒也又聞深山老人云夏秋連日夜雨則豎高竿
掛一燈籠可避蛟也諸說頗近理故錄以示人庶幾弭患
於未然如有地方棍徒挾仇欺詐借伐蛟之名而挖人之
宅基挖人之墳墓以破人之風水來龍則又當從重治罪
斷斷不可輕宥

右說係雍正間魏公署兩江總督時所著通飭地方
官講求除蛟之法乾隆五十一年閣學張公若淳奏

請申明舊令緣南方山縣蛟水爲害起於深山窮谷之中大雨時行之候相傳龍與雉交精溢地中年久滋生遇雨墳起化而爲蛟奔赴江河所過水湧田廬禾稼俱被傷損云云請

敕下南省督撫平時督率吏民搜尋挖除隨奉

諭旨咨送各憲檄行五十二年安徽藩憲陳刻印頒發并告示一道到州內稱江南五六月間每多蛟水爲患近歲如滁州祁門潛山等處屢被其害茲奉憲頒伐蛟說其所辨產蛟之處及伐蛟之法頗爲詳悉恐民

間未必家有其書合行刊刻曉諭各屬農民務照說內所載生蛟處所氣色聲音預爲辨別隨時挖掘以除其害並不多費人功而田廬可以保護所全甚鉅云云經前守穆轉飭建平一體遵照案蛟卵隨地皆有而山爲尤多聞昔年祁門山中起蛟以千計損傷田廬人口不可勝數土人言從前春冬之交入山搜挖今此法廢已數十年故有是禍然則預除與否利害相去懸殊矣廣德多山或間年或連年蛟水橫發往往決岸損禾夫虎之爲患尙可密爲之防蛟則

突然而起雖智者無由曲避故特附是說于此俾得
杜害于未萌焉

禱雨西溪龍神文 并序

胡文銓

乾隆己酉夏雨澤稀少高田苦旱徧禱境內山川未見霑
足聞孝豐縣西溪龍神最靈應遂虔禱焉文曰維神威靈
廣庇德惠覃敷占瑞應于知時四方永賴普元功于潤物
一視同仁昨因雨澤愆期曾挹靈湫而致禱仰荷聰明遠
照卽逢闔澍之均濡鑒觀不隔于精誠應感直通于呼吸
方謂三農已困庶炎旱之能消何期一寸幸霑尙渥優之

廣德州志

卷四十六

雜著

三

有待伏念孝豐沃壤固久邀福佑之靈維茲廣德微區亦
近在嶢嶻之列敬陳下悃躬詣崇墀伏望有渰立興爲霖
大沛起禾苗於枯槁徧騰黎庶之歡滲土脉于酥融共拜
豐登之賜神其歆格俯慰微忱

禱雨文 并序

瞿兆麟

州境自春徂夏旱甚時維五月民情望澤綦殷余於十三
日設壇告虔以文禱於祠山越三日而甘霖大霑吏民爲
之欣慶自茲暘雨應時禾苗秀發而菜場納稼又恐霪澍
連旬民以爲戚迺復虔禱於祠逾時而獲晴霽禾稼因以

無損時九月二十七日也歲書大有民物恬熙顧茲盈寧
皆兩荷神庥所致官斯土者與有幸焉爰誌月日以示不
忘靈貺

記有之曰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者謂之曰神凡
以功德及百姓噓枯者而植之潤悴者而生之也今者時
和氣清苗宜芄芄矣不雨則將悴黍宜油油矣不雨則將
枯悴無獲枯無掇民且無食維神聰明正直分職與刺史
同刺史之憂亦神之憂豈其視一方之野嗟室歎者勞稚
困而猶靳之施韓子曰刺史失職加以臯百姓無辜惠以

廣德州志

卷四十六

雜著

三

福今麟之心猶韓子之心也麟昔以壬子之歲豫省早枯
奉檄謹請水於秦中太白靈祇往返三千里旬有二日靈
湫默契入境霽流胥蠻所臨微誠幸達况際茲

太平徧覆之世蒙汜布濩何生不遂神其遐體而敷錫之
爲三日之霖而非止一日之澤藉是昭宣用彰佑助

祈晴文

瞿兆麟

當旱太甚之歲方祝油油之雲值水洊至之期式瞻杲杲
之日本齊心而同願乃應物以咸亨時得其宜民欣所託
維神握陰陽闔闢之機妙風雨露雷之用如響斯應隨感

而通今者旬逾插菊之辰農及取禾之候而乃三日以往
都是愁霖萬寶將成反殊樂歲隴晦難言刈穫室廬只欲
漂搖豈緣刺史之隨車迺使黎民而就濕伏願上賴
國家之福仰邀旰食之靈掃來宿霧依然秋稼以如雲擁
出朝陽無或中央之在水處處篝車之祝村村耒板之聲
與物爲和維禽勿饗庶幾州名廣德人皆徧德之時舊號
石封戶盡可封之俗布茲忱悃式是昭宣